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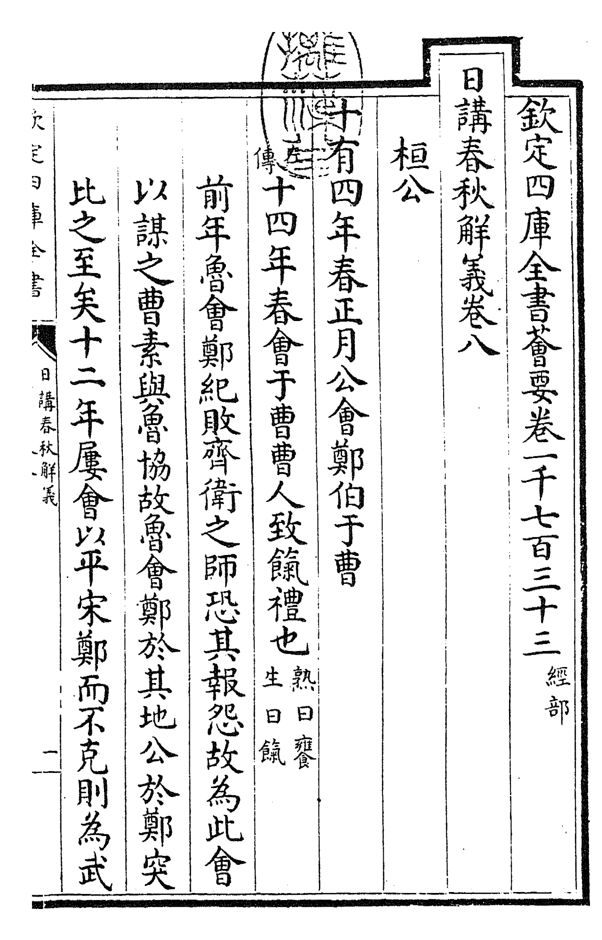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八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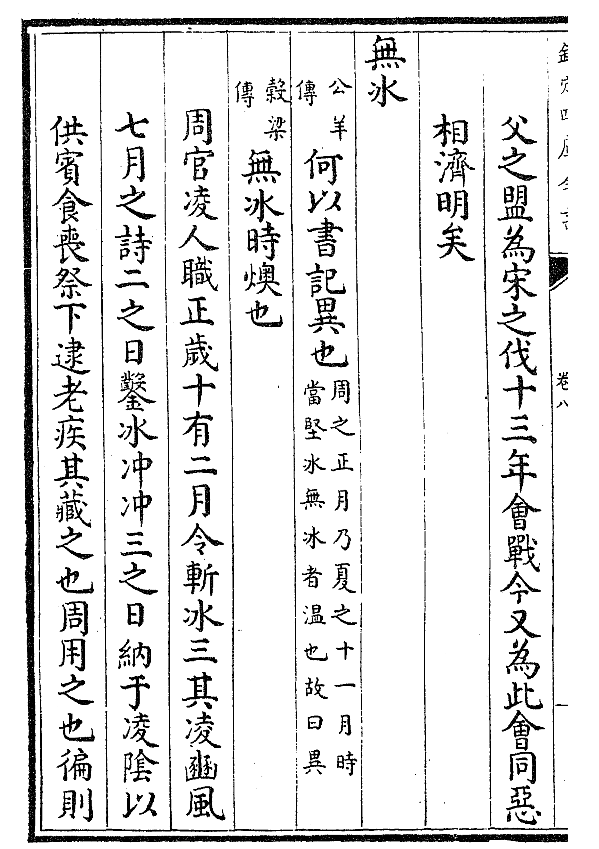
日講春秋解義卷八

桓公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饔生曰餼

前年魯會鄭紀敗齊衛之師恐其報怨故為此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



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會戰今又為此會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時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故曰異

穀梁傳 無冰時燠也

周官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豳風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以供賓食喪祭下逮老疾其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則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盖亦燮理陰陽之一事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劉向以為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之象春秋所書皆經邦大訓而四時寒暑之變必詳亦洪範念用庶徵之義也

夏五

公羊傳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

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姿體形容色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

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不書月闕文也先儒或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

或曰此修經以後傳寫者之脱漏耳後説似得其

實盖事之疑者不敢書闕者不敢益聖人之慎也

若五下脱月則何所疑而不敢益乎如舊史五下

有所繫之事孔子自宜益月而具書其事或僅存

夏五二字又宜用無事必具時與首月之例削五

而書夏四月以是知為修經後之脫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非結于今

突之篡立本由宋人而復與宋惡所恃惟魯而已鄭非無大夫而來盟必使其母弟盖懼忽方在外

儀疊在內諸大夫或有異心也使来盟則盟巳前

定與高子之盟異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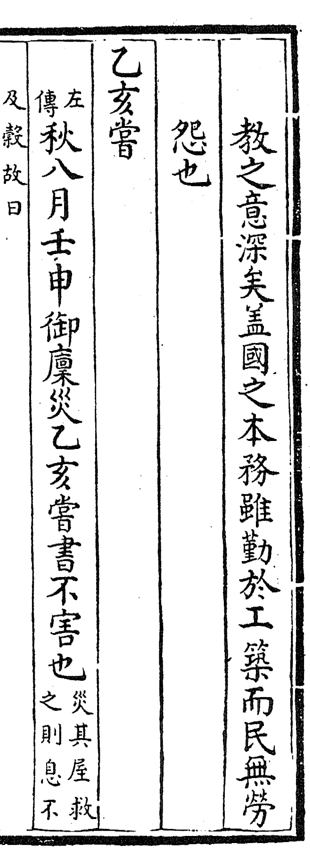
公羊傳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也委積也御

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也必

矣何以不書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御廩

所儲以供宗廟也故其新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



教之意深矣盖國之本務雖勤於工築而民無勞怨也

乙亥嘗

左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

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言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一本甸作旬旬十日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止四日故知未易災之餘

嘗祭時事之常何以書周之八月非時也不改卜而祭不敬也穀梁以御廩所藏為既舂之米故曰未易災之餘而嘗考之周官廩人職大祭祀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藏固未舂也舂人為米以獻於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饎人使為粢盛非兼旬莫辦壬申距乙亥甫四日則粟之出廩久矣以此知穀梁之説非也但遇災之後不改卜而遽嘗則未免慢易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序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戰宋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牛首杜注鄭邑今河南陳留縣西南有牛首城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椽榱也圓為椽方為桷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民者君之本

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師而曰以在以人之師者則為能左右之以行已意在為人所以者則為非其本意而為人所用之稱凡見於經皆以弱而假彊者也前此諸侯有會伐者矣非一國之意故以爵序即小國主兵而序乎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意不得書以也齊蔡衛陳與鄭無怨徒以宋怨鄭突之背已而出師以聽宋所為故書以自此始霸事既興則徵兵於諸侯

雖能左右之而不復書以矣其書以者如魯以楚師伐齊蔡以吳子伐楚皆以弱假彊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人用以驅人於死地皆大亂之道也故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前此求賻雖非王朝之體然賻乃諸侯所當歸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以求於下失禮甚矣周禮列國雖有器貢不過桃弧棘矢魯壺之類耳左氏諸侯不貢車服禮之經也或謂車為器貢誤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赴告及魯故書於策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盖王室不告魯亦不赴見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周氏

鄭大夫汪池也暴其尸以示戮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

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傳譏奪正也

鄭突患祭仲之專使雍糾殺之為仲所覺糾見殺而突奔書名著其簒也書鄭伯見國人已奉之為君諸侯已與為同列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大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

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其逐之者所以警乎人君其説是也突謀奪嫡始藉宋之力以脅仲與仲比以竊國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則其出亡自取焉耳茍正其本爵賞刑威惟君所操雖有奸邪孰敢窺伺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 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 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 反正也

忽之奔不稱爵責不能守其位也返國稱世子見國其所當有也諸侯世國失位出奔歸而稱復正也大夫不世爵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惡也

許叔入于許

左傳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不請王命而歸以復國書入有鄭之難未可以安然而歸也書叔著其兄弟之行次見國破君亡以序可嗣立也其義與紀季蔡季相發興復之善者莫過於許叔存祀之善者莫過於紀季歸國之善者莫過於蔡季皆聖人之所與也使書名則與入篡者無别矣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左傳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左氏以為謀定許也然入許本齊魯與鄭合謀今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興師以問之則已矣何故反為會以定其位也且會艾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焉安見其為謀定許哉髙氏閌曰魯嘗與齊絶矣襄公新立復通好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為主盖齊志也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牟國今山東歴城縣東有牟城葛國嬴姓今河南寧陵縣有葛城）

公羊傳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来朝者三國之君也其稱人何天王崩不奔喪

而相率以朝弒逆之賊且行旅見之禮故特文以

見義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杜注鄭别都也河南陽翟縣今禹州是也

左傳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檀伯鄭守櫟大夫

公羊傳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 末者淺也

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

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鄭已有君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文而存之以示戒也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簒至於再三故魯史畀忽而崇突以鄭伯書春秋因之而不革程子所謂以戒居正者之不能保也衛侯之入夷儀不名衎正而突簒也衎之入衛書而突之入鄭不書衎告而突不告也盖諸侯以突為鄭君突亦自以為鄭君久矣故不復以入鄭告也

至大都耦國之害則昭十一年傳載申無宇之言備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公羊作侈宋公上公羊有齊侯袲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袲亭在今江南宿州境

左傳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鄭突簒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忽在鄭而諸侯伐鄭則助突明矣穀梁謂地而後

伐為有所疑非也先會而後伐紀其實耳或謂宋既責賂而伐突不當又納突魯方與突伐宋不當又會宋納突且忽之奔也衛實受之亦不應伐忽以納突以是有疑不知魯軌宋馮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與突為黨乃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又以正繼正則鄰國無所求以不正奪正則可以責賂其来舊矣故不復知有人紀之常邦交之正耳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左傳）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夏伐鄭（左傳）

魯宋衛再會連兵以伐正而助不正非徒為突謀亦欲植黨示威以自固也其惡固不待貶而見矣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九儀之命不可

亂也至春秋時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列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而舊典不可復問矣此民志所以不定爭攘所以日繁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書致伐之始

左傳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 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助篡伐正危殆之甚

魯桓躬為篡弒求助於彊鄰其身既定遂會于稷以成宋亂亂臣賊子由是益張今又再會連兵伐

正以助篡方且飲至策勲自明得意積不善之殃將至矣

冬城向

左傳冬城向書時也

杜氏預謂城以十一月以長厯推之此年閏在六月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以證傳曰書時非誤但縱是十一月亦夏之九月農功未畢盖城築之事非可月成戒事於此月而以春正月

畢功則無妨農之病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為烝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右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夷姜縊失寵故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即宣公所娶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杜注衛地今山東莘縣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

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惠公朔也）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朔十二月朔政事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越在岱陰齊（越走也岱泰山也山北曰陰）屬負玆舍不即罪爾（屬託也諸侯有疾稱負玆舍止也即就也言託疾而止不就罪

也

穀梁傳　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朔繼立已五年二公子雖怨之以其承國於父未敢廢立必因召而不往王欲致討然後得行其志莊六年諸侯納朔而王人子突救衛則公穀所傳蓋信而有徵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黄杜注齊地路史登之黄縣東南有古黄城本紀邑後入齊案登州府黄縣齊東垂也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

左傳

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紀魯之婚姻而衛朔在齊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故釋前憾而為此盟也然二年之後齊遽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事之順逆交之離合一聽乎彊者而弱者不敢違則盟何足恃耶又齊之圖紀十有二年矣魯為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敗齊而齊不敢報怨至襄公而後逞志焉用此見襄之無道而僖猶知畏義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羊穀梁作及趡杜注魯地當在今山東泗水鄒縣之間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隱公元年嘗與邾盟于蔑至七年魯渝盟而伐邾遂絶通好及桓立十五年邾與牟葛来朝因尋蔑之好而為此盟乃不踰年又興師會伐何哉從宋志也夫前此伐邾既為宋討後此伐邾又從宋志已欲盟而盟人欲伐則伐邦交之反覆無常一至

於此春秋凡盟皆惡有以夫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羊闕夏字奚穀梁作郎此齊魯交兵之始奚杜注魯地今山東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

左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不虞猶不意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

不名及者疆吏得公命與戰微者之名不載於策書也觀明年公會齊侯于濼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　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　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穀梁傳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舊說蔡季與獻舞俱桓侯弟也桓侯無子立獻舞季遂去而之陳封人卒獻舞立蔡人思而召之其去以道其歸以禮故稱字以褒之按杜氏預謂季即獻舞先儒多謂季讓國之賢不宜失國見執而不死於位以此斷獻舞為異人以經考之突歸于鄭赤歸於曹皆稱名而季書字則歸無惡可知矣陳侯之弟黄楚公子比之歸皆先書其奔而季之

如陳不書則出無惡可知矣蓋奔者以惡出也故

魯公子之奔未有不書者而季友如陳不書其歸

也特書季子来歸用此觀之則蔡季之出入無惡

信矣但人之才分有限而事變無常以歸國無惡

而决其無失國見執之事亦非定論並存二說兼

發所疑以俟參考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惟封人之葬書侯故先儒皆謂五等諸侯本

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其卒也不請謚於王遂私謚為某公春秋從而書之以見其非禮惟蔡季賢知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以明得禮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伐邾宋志也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以為此伐其距趡之盟僅數月耳刑牲詔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亦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日御奉天子所頒之歷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

書朔不書日舊史闕文也歷家謂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某刻合朔是為

平朔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於平行以定其日其時其刻日月相會是為定朔自劉洪乾象歴始用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前後者但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而必曲生義例乎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為朔矣故當以文闕為正

附録

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又弑君是重為惡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之終也復書王正月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嗣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後王宜加討也然則簒弑者身無存沒時無古今而不可容於天地之間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濼水名杜注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也盖濟水伏流重發處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魯大夫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左傳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若言夫人已為公所絕外也公羊傳

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言內為公諱之辭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傳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公往會齊侯夫人欲同往而公不能制會禮畢夫人欲從齊侯至齊公不能止而身從之禮防盡潰而亂象已形矣濼之會不言夫人夫人不與會也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夫及婦恒辭也此獨變文書與與者相敵而不相屬之辭明夫人不屬於公公羊氏所謂夫人外公是也夫不夫

婦不婦欲無敗得乎故變文以著見殺之由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穀梁傳 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

魯君弒而薨者以不地見其弒而此書薨于齊何

也薨在外不得不書其地也然前書公與夫人如齊已見起禍之端後書夫人孫于齊則去其姓氏以正與聞乎弑之罪莊公不書即位以明先君不以道終子不忍即位之義則雖書薨于齊而見戕之實亦不可掩矣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齊侯師于首止（首止杜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在今河南睢州東南）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

亹而轘高渠彌轘車裂也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子亹之立本非仲意故然譏者之言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辛伯周臣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于難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齊強魯弱不可立報故君子量力而為恕辭

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于卒事乎加之矣人之終卒事畢于葬故于葬定稱號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

賊未討而書葬讎在外也凡在官者殺無赦謂本

國之臣子耳讎在敵國勢或不能即討而親之喪不可久暴露故於葬無責焉非謂討可緩也若莊公之忘親暱讎則又非欲報而不能者所可比書葬而其罪愈不容逭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九

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子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莊公十八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十二年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〇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

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惠公七年黔牟二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繆侯

曹

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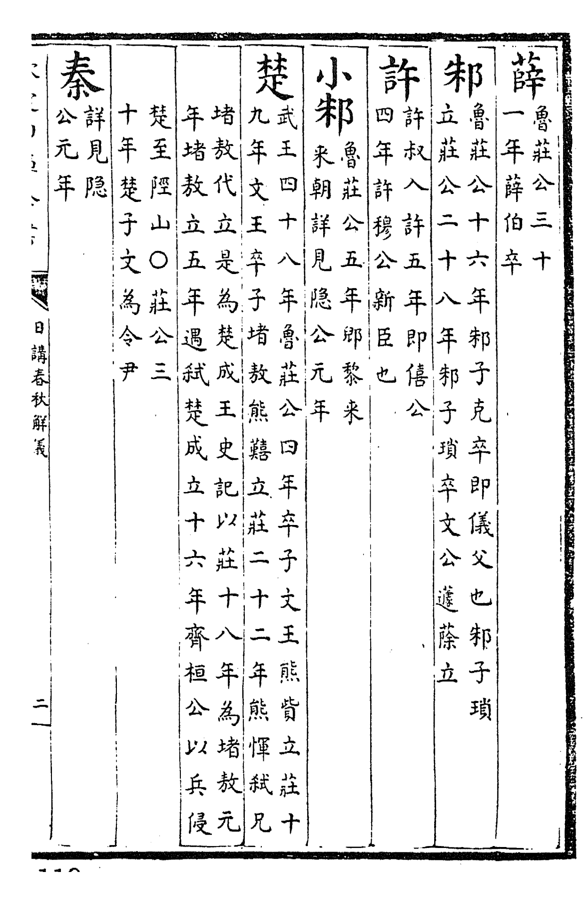
詳見隐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隐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蘧蒢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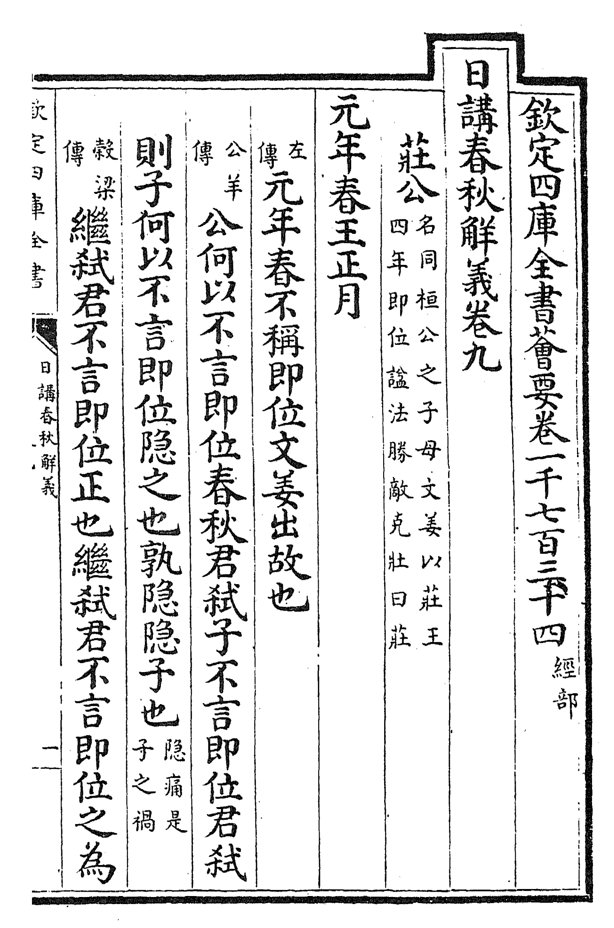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来来朝詳見隐公元年

楚 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〇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 詳見隐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見上註



日講春秋解義卷九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隱痛是子之禍

穀梁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不書即位繼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禮也閔公僖公亦然然閔僖之立不忘討賊故叔牙慶父終無所逃其死莊公則宴然安於其位而且與仇人親暱焉天理滅熄罪不容於誅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 孫者何孫猶孫也 孫猶遜也 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

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從莊公念母起見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正月以存君者正月歲終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以存之今此練祭亦是臣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也念母以首事者夫人當首營祭事時莊公將為練祭念母而欲迎之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乘將上車時搚幹而殺之幹脇也搚折聲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于其念母焉貶不

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臣子受天與君父之命義得貶夫人

桓公之死實由姜氏乃魯之臣子不共戴天之仇

在莊公雖有母子之私恩不得以奪君父之大義

也春秋於其孫齊不稱姜氏傳曰絶不為親而人道之大防立矣不稱姜氏而曰夫人所以罪魯之臣子不知其為賊而使泰然居夫人之位也内諱奔曰孫臣子辭也姜氏以桓十八年如齊無歸魯之文葢以淫與聞乎弑無顔告廟故史不書至書孫于齊則往年之從喪而歸魯具見矣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

公羊傳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諸侯大夫例稱名以

命于天子故稱字 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何也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單伯為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諸侯之大夫命於天子則不名比於王臣也逆王姬使魯為主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魯方有喪而使主婚姻非禮也莊公忘不共戴天之仇不辭而與齊為禮其惡不待貶而見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外城外也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

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路寢則外內無別小寢則褻瀆皆所以遠別也）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則以畀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畀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

侯之来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為王室懿親其主王姬舊矣館於國中宜有常所而特築於外盖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然以仇讎而接婚姻以衰麻而接弁冕築館於外遂可以自掩乎竊按齊魯之邦交以察莊公之用心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乃欲藉是以結齊好也故自是以後會伐同狩與齊昵好絶無間疑廢人倫滅天理莫此為甚故春秋於主王姬事特書屢書以正莊公

忘親暱讎之大惡云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 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追命死者故舉謚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来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天子錫命諸侯車服禮器所以旌有功褒有德也桓公身為大惡莊王不能討之於生前及其既死又從而追錫之是使亂臣賊子不惟免罪而反以邀寵非小失也夫王者履天位奉天道賞則承天命罰則行天討故王必稱天所以法天也今莊王寵篡弒以亂天常無天甚矣故不稱天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　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在他公時則以為常事而不書此獨屢書而不厭其煩以歸于齊故也不書伯季尊王姬而異於諸侯之女也不書來逆杜氏預謂公不與接非也齊侯傲慢實未至魯親迎耳果來魯則宜特書以見義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此書遷之始郱杜注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鄑呰同音杜注都昌縣西有呰城都昌今山東昌邑縣也有呰亭社在縣西郚杜注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安邱縣西

南有郚城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郱鄑郚皆紀邑遷者徙其民而取其地也邑不書遷遷不書師今齊将滅紀先取其旁邑其書師遷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用大衆迫之以為已屬也

按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宿與陽國也而遷書人郱鄑郚邑也而遷書師此春秋特筆著紀季入齊紀侯去國之由以見王綱縱弛小國困敝而暴亂者得以逞其志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丘於餘丘杜注國名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慶父公庶兄或曰弟於餘丘或國或邑不可考以慶父主兵為後弑子般閔公之禍所託始故謹而書之魯曾在春秋中弑逆之禍三見皆以貴戚主兵威柄下移卒為君父之患公子翬仲遂之變與慶父同出一轍也且莊公於不共戴天之仇釋而不

圖乃侵伐小國師出無名徒使公族擅兵禍及國本聖人特書伐所以著履霜之戒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我主之也

穀梁傳 為之主者卒之也 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

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而比内女主其嫁也按戴記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書於冊者以君為之服也莊公之盡禮仇讎而不知有父遂至於此故屢書以正其汩大倫滅天理之罪云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杜注齊地左傳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杜注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

左傳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謂四年饗齊侯于祝丘

書夫人見於魯為國君之母書姜氏見於齊襄為同氣之人乃靦然出會甘為禽獸之行直書其事以著姜氏齊侯之惡而莊公之罪亦不可逭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公羊傳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衛朔奔齊齊欲納之時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矣莊公乃興師會仇讎逆王命以伐同姓納不義之君直書其事不待貶而罪自見矣溺不稱公子内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 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盖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緦五服最下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于神明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言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

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凡生類禀靈知于天資形于二氣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畀者取畀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桓王崩在桓十五年至是始葬或曰桓十八年傳載子儀黑肩之難是以緩或曰東遷之初尚有志歸葬於西周已而諸侯背叛王師傷敗故至此始葬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盖魯使微者會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杜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

左傳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于此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紀與齊讎小大不敵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請為五廟後以供祭祀存姑姊妹者言凡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

穀梁傳　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内弗受也

紀季紀侯之弟季字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是時齊欲滅紀故紀季以邑入齊請為附庸以存先祀蓋紀侯命之也夫棄君以避患挾地以附敵非人臣之義也而春秋於紀季無譏焉蓋彊暴憑陵天子不能正隣國不能救宗社危亡計日可待不得已而屈已下敵以存五廟乃行權而

不悖乎經與他公子之去國者異矣不書奔原其情也書入難辭蓋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　滑公羊穀梁作郎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今河南睢州有滑亭

左傳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厲公在櫟故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公羊傳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紀將滅於齊公以師出次于滑欲會鄭伯謀紀鄭

伯不會遂中止焉次者止也救而書次譏辭也魯於紀有婚姻之好於齊有君父之讎茍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乃畏齊而中止故書公次于滑以譏師出之無名也

注魯地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羊穀梁作饗祝丘杜

穀梁傳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兩君相見之禮曰享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

與同席而坐況婦人輕去其國而用兩君相見之禮乎前曰會至是曰享瀆褻益甚矣經於孫齊去其氏以絶之自會禚以下復書夫人姜氏者蓋揭其氏姓所以示之有別而正其亂倫之罪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嫁于國君者尊與巳同則為之服大功變不服之例故書卒

内女適諸侯尊同則為之服而史書其葬内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葢閔紀之亡襃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

附錄左傳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孑者戟也參用戟為陳）將齊（授兵于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

于楠木之下楠木名也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梁橋也溠杜注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釋例云即溠水源出縣北在今湖廣隨州東南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

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汭内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謀取紀恐陳鄭為之援故結歡於二國是以三國遇垂而紀侯遂去也蘇氏以鄭伯為子儀然子儀之為君也微豈敢輕去國都遠與諸侯會此所

書者實厲公也葢厲公善結四鄰之援諸侯親之故舊史以爵書而春秋亦不沒其實耳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 鄭氏云懿始受譖而亨齊哀公是也 紀侯

譖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家謂大夫家）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怒謂遷怒言怒紀之先祖遷之于子孫）曰非也古者有明天

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恩謂先祖之恩疾痛也因痛先祖而可復讎也

穀梁傳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紀侯為齊所逼圖存不獲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舉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故曰大去凡失國宜書奔宜書名今於紀獨否閔其不得已而不忍罪之爾太王遷邠不以養人者害人權也鑿池築城與民死守弗去經也紀無太王轉敗為功以屈為伸之勢又不能守土誓死拱手以避

敵其事固無足取特其不能下齊之志則殊有可悲者焉聖人以其不爭而去為無罪故不以失國之君待之盖寓興滅繼絶之義於言外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國滅不書葬而紀伯姬書葬其義有二一則以內女之失所而閔之也一則以紀之夫人葬於齊侯為人道之變而著之也齊襄迫逐紀侯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其惡甚矣乃欲以葬伯姬自掩乎故不稱齊人而目其君以斥其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穀梁作郜

公羊傳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孔氏穎達曰考諸古本傳及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畀公之敵所以畀

公也何為畀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齊侯書人隐辭也不忍公之與仇讎會獵也何以知其為齊君蒐狩非微者之事也不共戴天之讎而與之會獵以為樂且禚乃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之地也莊公於是無羞惡之心矣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　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曰會曰享猶假禮為名兵衆會集之地以婦人翱翔其間為禽獸之行可謂無忌憚矣不言地者師之進止無常也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書時使魯之臣子早為防閑豈至於此此春秋所以反復深責於莊公也

秋郳犂来来朝郳公羊作倪犂公羊穀梁作黎郳杜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今昌慮城在山東滕縣東南郳城在縣東

左傳五年秋郳犂来来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國名　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倪為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為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畧

謂之倪　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　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郳為荒遠附庸之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犂来此時尚未受爵命也而来朝則已能自進於禮矣按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犂来書名雖不得與邾儀父

同而視介葛盧来不能行朝禮者則有間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傳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朔得罪于王故辟王而不明言納朔

穀梁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不克至是又會四國

之兵以納之不言納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朔何以非正王命黜之而立黔年則已絶於衛矣乃違命以逞無君之罪可勝誅哉故直書以著其惡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此書救之始

左傳　六年春王人救衛

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爾

穀梁傳

王人畀者也稱名貴之也稱子則非名名當為字 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王人微者稱字尊王命也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此書救衛何天下方無道賤奪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韋而發憤誅衛而諸侯不顧順逆黨同拒命其惡甚矣故特書救以為王師之出惟此猶合司馬九伐之法而重著王命不行正諸國亂常之罪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甯跪衛大夫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本末始終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强成詩云本支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支俱茂蕃滋百世也

公羊傳 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犯天子命其言

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天王之所絕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春秋復國有以難詞而書入者有以逆詞而書入者衛朔藉五諸侯力抗王命以拒子突逐黔年勢誠無難而書入逆辭也内不受也凡奔君返國未

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是也蔡侯廬陳侯吳不稱復非奔君也朔奔君不言復而以內不受之辭書其惡大無可復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公附仇讎獎不義連逆黨以抗王師而得其所欲歸告於廟著於冊直書其事而罪不容誅矣

螟

冬齊人来歸衛俘俘公羊穀梁作寶

左傳 冬齊人来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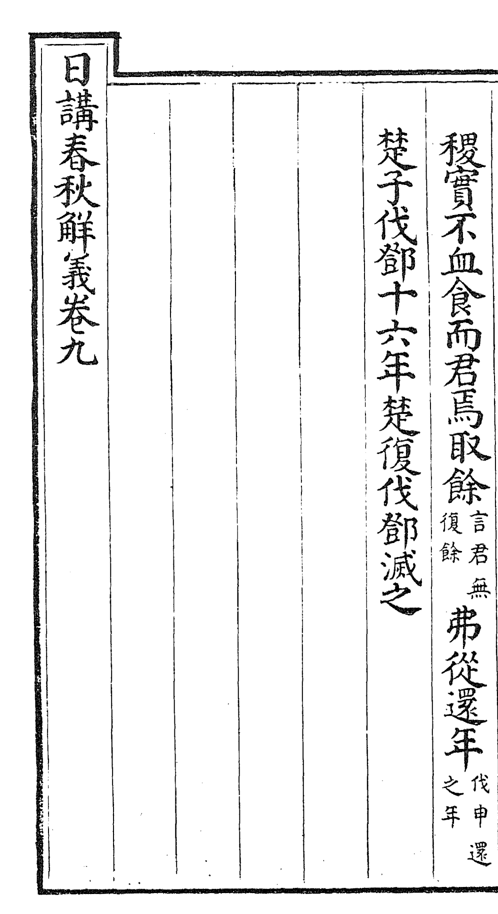
公羊傳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来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柰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于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寳于齊而後齊以與魯以齊為首事則魯與王人戰罪惡差減也

俘軍所獲也二傳經文作寳按書序稱遂伐三朡俘厥寳玉則俘者軍獲之總名而或取其人或取其器物皆可言俘也齊侯受天子之罪人連諸侯而納之衛故以寳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書曰齊人來歸則黨惡之罪魯宋陳蔡同之而齊為首惡可知矣夫朔弑君兄逆王命苟有人心者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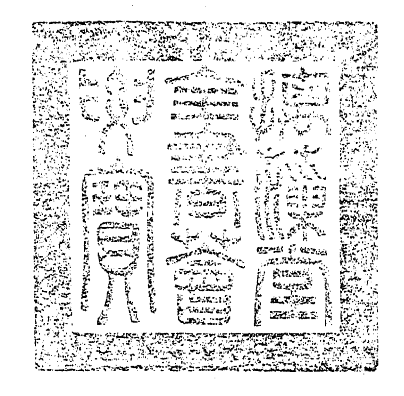
其惡而諸侯乃援之甚力觀衛寶之歸然後知所以喪其本心而甘為大惡者皆由於欲貨也孟子言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不至篡弒攘奪不厭其深得春秋之義也夫

附錄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楚文王夫人鄧曼子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于舅故鄧侯以為甥氏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



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伐申還之年

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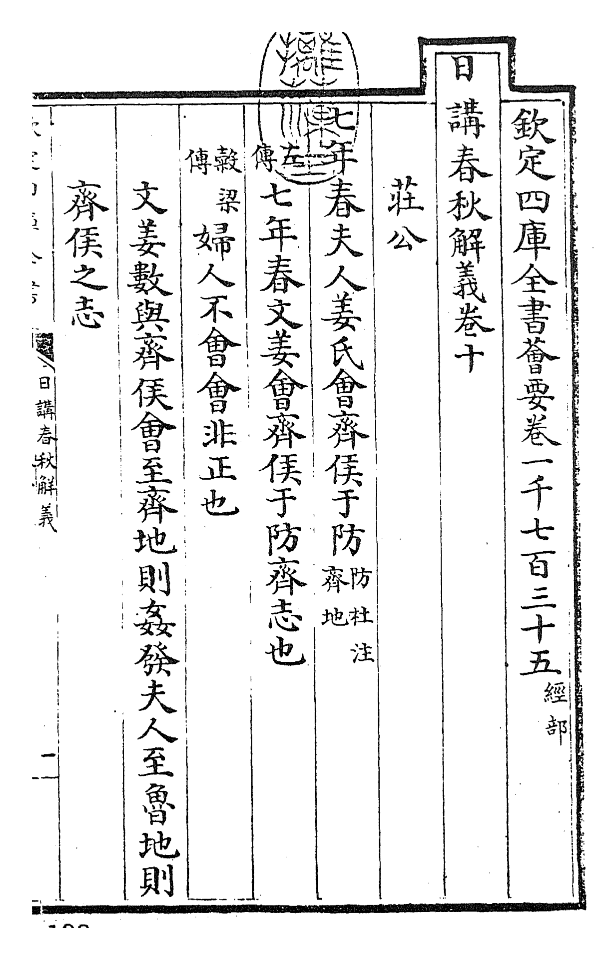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孫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五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

莊公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齊地 杜注

左傳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穀梁傳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霣辛卯夜穀梁夜作昔）

左傳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恒常也常見之星應見之時而不見日光不以昏沒至夜猶明也如而也偕俱也夜半星落而且雨星與雨俱下也）

公羊傳 恒星者何列星也（常以時列見）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反者星復其位也星反在夜半之後則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不修春秋魯史記舊文不及地尺而復謂

不至地而沒也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何以

書記異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日入至于星出謂之

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

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

中著焉爾著著見也幾微也言春秋之書皆以實錄今星隕而雨則夜中之時幾微難知而曰夜中必是事之著見而有據爾非臆度而知也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

時則夜中矣失變不知星變始于何時也言經以何事知其夜中以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

隕之時揆度刻漏則正當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此解不得言恒星之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地者則是雨說也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此又解不言雨星而言隕星之意恒星天之經星常見者也如雨言衆也先儒謂前此五國連兵抗拒王命後此齊晉更霸政歸盟主先王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故恒星宜見而不見衆星不當隕而隕天人相感之理信可畏也經書

星隕隕石隕霜或先或後立文各異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則既隕而後見耳

秋大水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無麥苗

左傳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公羊傳　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苗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一災不書一穀之災不書于經也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

書記災也

穀梁傳　麥苗同時也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

周之秋夏正之五月也麥熟苗將秀而大水漂蕩則麥苗俱無矣春秋謹而書之畏天災重民命也此亦周人即以子月為春之徵若夏時之秋則麥之登既久而穀將成熟不復有苗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穀梁傳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再發傳者防魯地穀齊邑故重發之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在齊在魯一歲宣淫者再人欲肆而廉恥喪惡積不可掩矣以致無知篡弒之禍天理之不誣者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師出本為下滅成諱滅同姓故託以待二國為辭

穀梁傳 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春秋書次其義不一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蓋善之也救而次者有畏師畏敵之意蓋譏之也若師之次則無名妄動尤為非義經書侯陳蔡而未明所事杜預謂期共伐郕於情事為合賈逵范甯皆云陳蔡欲伐魯非也陳蔡與魯隔遠未聞構怨何因來伐且侯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敵拒寇之稱也

甲午治兵治公年作祠

左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出兵必祠于近郊殺牲以饗士卒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諱為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四海賓服何師之為善師者

不陳（師衆素嚴不須燿軍列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者）此所治者即次郎之師也俟而不至暴師既久則有失伍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左傳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仲慶父公子慶父也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

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書稱臯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于民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言臯陶能行布其德由其有德乃為人降服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魯之同姓國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辟滅同姓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也

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

齊仇讐也郕同姓也及者內為志也郕降于齊師者義不服也直書而其惡著矣

秋師還

左傳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慰勞其罷病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君之使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遯也郕已降而以未畢為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

書師還者言師至是而始還也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春秋之法內大惡諱莊公舉大衆會仇讎以伐同姓暴師於外更歷三時力屈而後還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若此之甚者故以為大惡而諱不書公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子齊大夫葵丘杜注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今山東臨淄縣西有西安城葵丘在其處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戎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伺公之閒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經書十一月癸未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杜注齊地即薄姑也今山東博興縣東北有薄姑城貝丘杜注齊地博昌縣有地名貝丘今山東博興縣南有貝中聚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蓋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還也誅屨于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即連管之徒為亂者刧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齊小臣也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齊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來奔管夷吾召忽子糾傅子糾小白庶兄為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

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為殺無知傳

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無知不稱公孫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也徒人費石之紛如皆死君難而不見于經如費等乃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孔父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

畏彊禦而死於其職者異矣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廪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傳稱齊公孫無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殺無知則是殺無知者雍廪也而書齊人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所以使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

之君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盡墜人心知有禮義故州吁之弒衛人以為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弒齊人以為賊踰年卒討之無知不成君而雍廪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旣公羊穀梁作暨杜注魯地瑯琊繒縣北有旣亭在今山東嶧縣東故鄫城

左傳公及齊大夫盟于旣齊無君也

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

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于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揷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而約束之者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及者內為志也旣魯地也公邀齊大夫至魯地而盟納子糾也大夫不名來者非一人也公於不共戴天之仇生則屢與會好歿則謀定其國家而圖

其後嗣天理滅矣故書及以著其本心之喪失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納糾左作納子糾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公子無去國之義去公子見臣于魯也曷為以國氏稱齊小白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

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糾不稱子國非其國也入者難辭也小白繫齊宜有國也按公穀荀子史記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程子以薄昭之言證小白為兄朱子以為疑左傳史記杜預謂小白子糾為僖公子而程子以為

襄公子未知孰是而以經文斷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則嫡庶之辨也提莒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之例也糾不稱子而書納則提莒之例也小白與糾當立不當立之義明矣小白與糾當立不當立之義明而管仲召忽之是非功罪亦辨宜以經斷傳可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也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杜注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

左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也獲

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伐誇大也曷為伐敗復讎也復讎以死敗為榮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

復讎者在下也公實為不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讐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内不言敗而乾時之敗不諱者能與讎戰雖敗猶榮也傳稱公喪戎路傳乘而歸而經不書公何也明公之志在納糾不知讐之當復也微者之戰不名而書及者有之矣此書及何以别於微者之戰也上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伐齊納糾則此戰公實主之不待傳而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杜注魯地史記作笙瀆賈逵曰句瀆也今山東曹州北有句陽古城即句瀆故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杜注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鮑叔解夷吾縛于此因以為名今堂阜在山東蒙陰縣西北稅脫同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

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

穀梁傳 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魯殺子糾于生竇而經書齊人取之者齊令也是猶齊人取於魯而殺之爾惡齊而亦以病魯也納糾不稱子明不當立也此特書子明不當殺也不目桓公而稱齊人幷其國人而罪之也廢立之際

權寄於當國大臣齊大夫始謀不審既與魯盟而欲立之終乃假手於魯以加刃焉則皆不得辭其罪矣

冬浚洙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泗水下合泗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時魯見脅於齊微弱可恥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齊自取殺之畏齊怒而為備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
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也公不能明刑政結
人心以自強於為治使大國畏之而以畏齊浚洙
不知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役適足
以揺邦本況洙水近在魯城之北欲恃此以不恐
即此見謀國之無人而名侮於隣敵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杜注魯地

左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孚大信也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穀梁傳　不日疑戰也言不尅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内也謂勝在内

長勺之戰以報乾時之役魯地而齊師至焉疑罪之在齊也乃經於齊不書伐而魯書敗意在責魯

何也觀長勺之勝魯非甚弱必不能與齊敵也使莊公移乾時之戰於桓公見戕之時移長勺之戰於齊襄未死之日則勝亦榮也敗亦榮也莊公之師不以復父讐而以納讐人之子既敗而逞忿以勤民設詐以怒敵敗固為恥而勝亦不足道矣故主魯而以詐戰書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

公羊傳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侵者兵加其竟而已以罪輕無

深責焉于義為麤精者曰伐于義為精執詞以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潛師掠境曰侵宋魯未嘗有隙莊公以僥倖得志于齊遂舉無名之師乘勝以掠宋境皆召兵之道非保國之謀所以致次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還繞也宋欲遷宿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子沈子曰不通者盖因而臣之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

穀梁傳遷亡辭也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

遷國之例有二其以自遷為文者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是也以遷國為文者宋人遷宿齊師遷紀郱鄑郚之類是也宿介宋魯之閒屬宋而

親魯宋人以為貳而遷之自是亡矣然遷之使屬役於已而不滅其社稷宗廟尚知有所畏忌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杜注魯地西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今山東滋陽縣西有古瑕丘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公子偃魯大夫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皋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

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此觧本所以當言伐意謂若齊本與宋共伐而但不與戰則既成乎伐可言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此觧本所以不言伐言次之意言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

穀梁傳　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

齊以長勺之役宋以公侵之故致怨於魯連兵境

上意欲乘釁報復固為無名之師魯不能修辭執禮以退二國而偷一時之便攻其不備以積怨怒隣亦非安國便民之道也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盖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梁作武莘杜注蔡地在今河南汝陽縣境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故也息侯聞之怒

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 荆者何州名也州謂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傳 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判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

名也絶之也何為絶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諱獲故止言敗以歸猶愈乎執也諱見執故言以歸

楚祝融之後其先鬻熊為文王師封於丹陽而始見經以州舉者僭號稱王肆毒於上國也諸侯不生名而書敗書入書滅而以其君歸者則名以不能守其國又不能守於位而甘為臣僕故賤之也

蔡侯獻舞潞子嬰兒沈子嘉許男斯頓子牂胡子

豹曹伯陽邾子益皆名而褻子不名雖國滅而身執其義不可屈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書滅國之始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歷城縣東南有譚城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諸侯國滅失地則名而譚子不名者葢其所失者事大國之禮而未嘗有可滅之罪故恕之也滅而書奔責不死於其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不書名者已無取滅之罪為彊大所併出於不幸而義未可絶也齊桓公圖霸之初用管仲攻瑕之術肆其兵威凌暴弱小以恐懼天下之諸侯譚之亡也特出於不幸耳故存其爵而不比於失地之君楚子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義猶是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郚郚杜注魯地當在今山東兖州府境與元年在都昌縣西者乃二地

左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郚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未得成列成列而未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橈敗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儁曰克克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雄儁者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隱也攻其不備若網羅所掩覆一

軍皆見禽制故曰取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于天下故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宋萬之獲也

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傳書侵我經不書侵蓋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臧文仲魯大夫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勃同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于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

穀梁傳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春秋凡外災來告則書者諸侯之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譏之凡志災皆所以示天戒之當謹民隱之宜恤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 冬齊侯來逆共姬

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王姬齊桓公夫人也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此輕重之權衡也春秋之義尊王朝抑列國惟王姬下嫁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葢以王姬雖貴其當執婦道與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女同所以述天理訓萬世也

附録

左傳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宫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宋人請之宋公靳之魯聽其得還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為宋萬弑君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